

# 沙场“放鹰人”

■海洋 马赫男 姜涛



北国大地,第79集团军某旅无人机侦察排官兵放飞无人机的样子,像极了威猛的猎鹰架在放鹰人手上蓄势待发。所以他们有时也被称为“放鹰人”,在沙场上延续着这一古老的名字。

## 一

雄鹰换喙,浴火重生。对无人机侦察排来说,涅槃之路每一步都刻骨铭心。组建初期,训练处于无大纲、无教材、无装备、无器材的困境。“不是因为看到了才坚守,而是坚守了才能看到。”回忆刚起步时遇到的困难,大家列了一箩筐:要学的东西太多了,单就学科而言,机械工程、电子元件、空气动力学等多个学科都要学习;硬件方面的问题也不少,仅拿传感器来说,就有10多个问题亟待研究;书本里的很多名词,连听都没听过……

要“放鹰”,首先要会识“鹰”。大家都憋着一股劲,从零起步摸索前行,一点点积淀。共性问题难解决,他们召开“诸葛亮会”集思广益,推敲制订解决方案;没有飞行装备,他们买来航模,加班加点钻研操控技能、提升组装速度……3个月过去,人人熟背数十张电路图、数百个飞行口令,摸索总结出“无人机训练四步法”,把原理摸透了个门儿清,全排训练水平提升显著。

某新型无人侦察机列装该旅后,“狼烟”又在全排官兵的心头燃起。

但困难也随之而来。“每个字都认识,连在一起就看不懂。”手捧新型无人机的装备说明书,大家感觉到沉重的压力。日行行不怕千万里,时时做不怕千万事。天刚蒙蒙亮,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奔向训练场;为了测出复杂气候条件下的飞行数据,他们刻意挑天冷风大的日子试验,一待就是一整天……

入夜,营区笼罩在黑暗中,无人机

模拟训练室却灯火通明。为了飞得更稳、更快、更准,他们设置复杂条件继续练习,对着书本精钻细研,不断优化操作流程,经常练到手指抽筋,看到眼睛酸胀。夜以继日的付出,让官兵们的能力不断提高,新装备列装不到一个月,所有操作手均已能独立完成飞行任务。在一次次无人机起飞的轰鸣声中,大家清晰地听到梦想的脚步在不断靠近。

## 二

无人机距离实战到底有多远?无数次控制无人机飞向“敌”纵深的中士王鼎铭说:“练好装备并不难,难的是创造出适应作战体系的新剑法。”

一场实兵对抗演练中的折戟,让他印象深刻。

战斗打响,战友们操控无人机对目标空域展开侦察。降高、爬升、盘旋……在他的操控下,无人机的整个飞行过程顺利流畅。可当无人机降落机场后,却被告知:任务失败。

原来,由于专注于飞行操作,在执行跟踪监视的过程中,没有结合实战背景进行敌情分析,结果进入“敌”防空武器攻击范围,无人机被判定遭“敌”击毁。

“必须让每一道飞行轨迹都瞄准实战,聚焦战场。”王鼎铭告诉大家,“飞无人机不仅要讲技术,更要懂战术,只有让‘战鹰’在实战的熊熊烈火中充分‘炼羽’,才能实现准确侦察、精确锁敌。”

研战练战,方能胜战。全排官兵围绕如何让无人机飞出实战新高度展开激烈讨论。

“不能仅仅考虑无人机飞行路径距离长短,还要考虑电磁环境、周边地形等因素影响。”“要优先躲避火力,让尽可能多的无人机突防”……大家纷纷发表意见,探索无人机排今后的训练方向。

剑还是那把剑,但剑法早已不同。那年盛夏,一场合成营战术演练悄然打响。无人机侦察排作为加强配属侦察力量汇入铁甲洪流。转眼间,无人机呼啸苍穹,向任务地域飞去。

“进入‘敌’雷达探测范围”“发动机

空中停车”……

升空不久,“敌”情、特情接踵而至。飞控手迅速调整飞行姿态,规避“敌”雷达搜索,排除无人机故障,成功侦察获取“敌”防御阵地信息,融合生成侦察结果,引导地面火力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。

不一会儿,数枚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,呼啸着直奔“敌”阵地而去,目标区瞬间被摧毁。

硝烟散去,无人机排官兵的“头脑风暴”仍在继续……

## 三

“一枝独秀不是春,百花齐放春满园。”如今,谈起人才培养,营长杨星宇不禁感慨万千,“一路走来,虽然磕磕绊绊、跌跌撞撞,但大家都保持着冲锋姿态,可谓‘路平坎坷成大道’。”

一次,旅里组织应急战备演练。面对接踵而至的特情,大家手忙脚乱,几个关键岗位没人能够接替,导致演练以失败告终。

“如何加速培养一批独当一面的飞行能手?”那段时间,杨星宇常常夜不能寐。

训练场上,当一个人进行飞行训练时,其他人紧盯蓝天,看着无人机在天空中盘旋,大家的思维也跟着在空中翱翔。随着存在的短板一一暴露,他们实时更新训练档案,接续展开补差训练。在解决问题、突破瓶颈过程中,全排官兵的技战术水平不断进步。

临近岁尾,集团军无人机专业比武的擂鼓响起。

时针指向凌晨3点。夜幕低垂,上等兵梁嘉欣第一次参加比武。面对袭来的困意,他摘下手套狠狠地搓了搓脸,告诫自己“哪怕掉层皮,也不能留下一丝遗憾”!

“点火、起飞!”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,无人机腾空而起,拖着尾焰向远方疾飞而去。顺利抵达目标区域后,无人机展开侦察,在红外摄像头的扫描下,隐于暗夜的目标被一一捕获……飞行途中,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。

向最后一处预定目标区域飞行时,链路手下士苑俊雷突然报告:“信号载

波过低,飞机即将失联!”突发状况让机组成员惊出一身冷汗。

夜色下,载荷手梁嘉欣操作侦察平台,用红外载荷观察了半天依然没有收获。时间一分一秒流逝,正当无人机发射站站长艾希同犹豫是否继续飞行时,链路手苑俊雷分析地形发现:“西北侧山坡背斜处存在视觉盲区,怀疑存在干扰信号源!”艾希同打开地图,最后一个侦察目标所在区域正是干扰信号源所在地。

“飞,还是不飞?”“最后一个目标了,不飞,我不甘心。”“可飞机一旦失联,前面所有努力就都白费了。”

……

紧急时刻,艾希同当机立断:“重新规划航线,减速靠近信号干扰区!”

强烈干扰下,信号时有时无,每个人都紧张地盯着屏幕。“发现‘敌’指挥所!”载荷手梁嘉欣结合图像,分析后得出结论,记下坐标后,飞机开始返航。

赛场外,无人机排的其他战友也凝视着远方,焦急等待着。

“回来了!”下士马文吉突然大喊。大家仔细聆听。果然,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,闪着夜航灯的无人机划着优美的弧线出现在视野中,而后稳稳着陆。

“目标侦察课目用时优秀,所有坐标准确无误。”听到成绩,官兵们抱在一起欢呼,热泪夺眶而出。

## 四

2021年,全排官兵实现集团军无人机专业比武“三连冠”,取得连续4年荣立集体三等功的佳绩。

“放鹰人”是大家对我们最形象的称呼,只有像古老的“放鹰人”一样,经历“养鹰”时的艰辛探索、“熬鹰”时的攻坚克难,才能在“放鹰”的时候豪情满怀。“训练间隙,下士周傲说。

面对困难与挑战,无人机排官兵把执着的汗水洒在了训练场,让梦想变成了现实……从曾经的门外汉,到如今的行家里手,他们迎着雨雪和风霜,头顶骄阳和星辰,在祖国的蓝天留下逐梦强军的航迹。

化石”之称的银杏树相媲美。基地之中有一片胡杨林地的树苗,是从酒泉金塔县移植而来,取的都是正宗胡杨幼苗,旨在改善黑河滩生态的同时,也要把这一古老树种延续下去的愿望。这些不及盈握的小树将会在甘州扎根,繁衍生长壮大。假以时日,人们徜徉于此,耳边是黑河涛声、鸟鸣啾啾,眼前细水长清、胡杨吟风,那又该是何等超逸的志趣呢!

我独爱胡杨,它恪守自我,一身豪气,多艰苦的环境里都能昂首挺立。真喜欢胡杨,便无关季节,不只欣赏它盛放的灿烂,严寒中踏雪而寻,与其说是寻找胡杨,不如说是在寻找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支撑。饱览胡杨之姿得偿心愿,人生也变得更为通透了,心底里都是沉甸甸的满载而归的踏实。

千百年来,胡杨守护在边关大漠,守望者祖国的西北门户,防风固沙、涵养水土之余展示了自身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。触摸它的温度,仿佛摸到了戍边将士脉搏的跳动,亦感受到了他们身处困境矢志不移的坚韧精神。

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。无论是树木的成长还是一份事业的发展,抑或家园的建设,无不由小到大、由弱到强而来。今日的胡杨林,未来一定会延续更美丽的传奇。

# 胜利之门

■张智

## 二

2020年10月13日,习主席视察海军陆战队。那天,我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,有幸见证了这一光荣时刻。习主席强调:“加快推进转型建设,加快提升作战能力,努力锻造一支合成多能、快速反应、全域运用的精兵劲旅。”

重温习主席的重要指示,过往那些或激情、或坚韧、或热血的画面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,那些高原之雄、大漠之伟、山林之奇、深海之险共同绘就的奋进航迹,在记忆深处滚动。

冬日的海军陆战队某训练场上,气温骤降,海风拂过岸上的桉树林,树叶“沙沙”作响。刚刚结束高原驻训不久回到驻地,连队又接到赴朱日和参加演习的命令。战前训练迅即展开,方圆数十公里的训练场上,一座座野战帐篷整齐排列,一队队武装官兵络绎不绝,“大战”一触即发。

战前训练的氛围尤为紧张,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进行体能强化,白天开展各类专业训练,夜间利用暗夜条件组织综合连贯演练。将和“朱日和之狼”正面角逐,让所有人都摩拳擦掌。

一场预先演练在训练场上打响。当晚,上级命令我连对蓝军阵地展开破袭。连长何龙将连队分为若干破袭小组,我跟随破袭2组一起沿着预定路线抵达目标地域,在夜色的掩护下向“敌”阵地进发。

月光倾泻下来,地上树影斑驳。“发现‘敌’指挥所,前方有铁丝网、壕沟、地雷等障碍物和哨兵若干,左右高地各发现警戒哨并伴随探照灯照射……”电台内,传来“敌”情报侦察报告。向目标渗透之时,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。“火力组前方高地占领阵地,狙击组前哨一线自由狙击,配合突击组行动。”何龙轻声部署作战方案。多个破袭小组沿阵地前哨山坳,向“敌”指挥所隐蔽抵近形成合围。

“嘟嘟”两声枪响,“敌”东西两侧探照灯随即熄灭,阵地上瞬间陷入黑暗,悠长嘹亮的警报声响彻夜空,枪声炮声混成一片。各破袭小组按照预定行动计划,在火力组和狙击组的掩护下,从三个方向集中力量向“敌”指挥所发起猛烈攻击。

“目标向西南纵深逃窜,侦察组引导破袭组进行追击。”发现情况的何龙立即下达作战指令,侦察无人机随即升空锁定目标,将“敌”行动轨迹画面时时传回指挥所,侦察组长杨得师引导各组进行围堵打击。在各小组的密切配合下,特战队顺利攻入“敌”指挥所完成破袭任务。

晨曦微露,朝霞满天。连队按计划收拢队伍,向预定地点组织转移,搭乘接应车辆撤离战场。就在队伍即将奔赴草原之际,我接到赴南京学习的命令,与真正的对决擦肩而过。

听说战友说,冬日的朱日和滴水成冰,气温低至零下30余摄氏度。连长何龙带领侦察小组对蓝军重要目标实施侦察,特战队员们在寒冷的戈壁滩上一趴就是十几个小时。

“双脚冻得几乎麻木,但大家心里只有任务、只有战斗。”侦察小组长、一级上士吴荣辉后来告诉我。

原野上,没有任何遮蔽物,为了更好地完成侦察行动,特战队员两人一组,挖掘掩体潜伏侦察,一条条“敌”动态信息悄然传回指挥所。

战斗打响,特战分队就地转为破袭。连队结合战场实际,多个小组灵活组合,编成数支破袭小队,按计划对“敌”目标发起攻击,成功破袭“敌”指挥所等重要目标十余个,抓获“敌”方指挥员数名。导演部认为,这是一次出彩的特种作战行动。

回到驻地,营区上演一道奇特“风景”。一些队员手脚被冻伤,走起路来歪歪扭扭。都说伤疤是军人的勋章,面对大家的打趣,官兵们的头颅扬得更加高昂。

## 三

从南京学成归队后,我又接到命令,迅即投入到某专项任务的考核现场。子夜,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,某登陆舰趁着夜色破浪前行。

凌晨5时许,天边微微泛起白光,演练行动正式开始。我和副队长马晓勇带领破袭3小队陆续跃上冲锋舟,操纵机震耳的轰鸣声瞬间响起,舟艇缓缓离开登陆舰加入任务编队。

破袭小队全体队员在舟内呈警戒姿势,舟艇在浪花里穿梭,冰凉的海水打进

舟内,把人浇得浑身透湿。不一会儿,远处岛屿的黑色剪影慢慢呈现在眼前,任务编队关闭探照灯,改用操划舟的方式向目标地域接近。

涉水、拖舟、隐蔽……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,全体队员按计划成战斗队形进入岸边防风林隐蔽。夜色之下,一排低矮的灌木丛出现在眼前,小队慢慢接近,水流的声传入双耳,我心中一阵窃喜,地形与情报基本吻合。

3小队的主要任务是破袭左翼固守之“敌”,掩护空中突击小队降落,然后在其他破袭小队的配合下,向其指挥中心发起攻击。而如何隐蔽接近目标并完成破袭任务,是接到命令后小队反复思考的问题。

小队沿着选定的路线前进,很快到达预定战斗发起位置,此时距离“敌”防御前沿不足百米。马晓勇带领侦察员刘霖就地展开侦察,透过冰冷的夜视器材镜面,一座平顶哨所挺立眼前。哨所顶部构造了环形射击工事,下方不时有巡逻哨活动,侧后方十余米,另有一处房屋互为呼应,房屋与哨所内人员情况不详。

“小队长,哨所顶部的‘敌人’在我们的射击死角。”狙击手郭旭东悄声报告,哨所居高临下,顶部之“敌”呈俯卧式,下方无法有效瞄准。一旦战斗打响,我们会全部暴露在狙击范围内,形势对我极为不利。

“必须先敲掉这颗钉子。”我心想。同时环顾四周,哨所东侧距离山峰200余米,只要登上山峰,哨所顶部之“敌”便暴露在视野里。我立即命令狙击手郭旭东、文彪两人秘密向山峰接近。

“全体注意,开始进攻。”电台内传来连长毛超超的命令。两名狙击手从东侧山腰率先发起攻击,伴随着两声枪响,一阵红色烟雾从哨所顶上飘出。霎时间,“敌”阵地枪声大作,我和马晓勇各带领一个突击小组向哨所展开攻击,狙击小组转移阵地机动策应,直升机巨大的轰鸣声从头顶飘过,空中突击小队陆续从“敌”后方降落,切断“敌”退路,战斗向有利态势发展。

完成哨所破袭任务后,我按计划带领队员向阵地中心接近,支援其他小队作战。忽然,一台运输车出现在侧后方的道路上,正向东南侧海滩方向逃窜,我一边通知狙击小组,一边带领队员从后方追击,逼停“敌”方车辆,擒获武装人员。

最终,小队以消灭和抓获“敌人”数名、缴获大批车辆装备和情报资料的战绩,得到指挥部和上级首长的表扬。

战斗结束,红日从东方的海面上缓缓升起,阵地金黄一片,一排排椰树在风中摇曳,欢声笑语说着胜利的喜悦。我和队员们搭乘冲锋舟返回登陆舰,巨大的舰门伴着嘹亮的歌声徐徐打开,我们内心充实而笃定,未来的战场上,一定会有这么一扇门,为我们而开,为胜战而开……



往期美文 扫一扫,听“长征副刊”

## 念 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听闻张掖市甘州区的杂胡杨林基地在离甘州城不远的黑河滩上。我约了朋友,兴致勃勃前往,一睹杂胡杨林的风采。杂是当地方言“小”的意思,杂胡杨就是小胡杨。

10年前,这里是乱石滩,今天却成了杂胡杨林的家乡。几千亩林地在昔日的河滩荒地上扎根成长,让人目不暇接,颇多震撼。

穿行其中,健身步道曲折蜿蜒,与形态各异的人工湖两相呼应,为林地更添养眼之处,同时也将整个林地营造出一种曲径通幽的新奇来。层层叠叠的胡杨林给人的视觉冲击是不容小觑的,尽管它们在甘州落户仅有一年,却已经

## 胡杨吟风

■陈玉福

成为黑河滩远近闻名的景致。据说乱石滩是种不活胡杨的,可眼前这片蔚为壮观的林地真真实实存在。

如果踏雪寻梅,动人的是那份暗香浮动、疏影清浅的风雅和清高,而踏雪覆霜来探胡杨,所执着的却是百折不灭、铮骨自成的傲然了。如果说梅花是寂寥中的孤芳,那胡杨就是沧桑中的英雄。

古人陆绍珩曾把雪后寻梅、霜前访菊、雨际护兰、风外听竹称为野客之闲情、文人之深趣。四者俱与闲情逸致脱不开关系。在许多人心目中,这些花树也是妩媚旖旎,须在江南的小桥流水边、草庐茅檐下去赏才算情趣。那样的风致,在我看来一如江南烟雨朦胧,和西北的硬朗疏阔又是两种味道。梅兰竹菊不论是谦谦君子还是袅娜佳人,必然都是唇红齿白、鲜明明快的,而胡杨则更像是风霜染鬓、眼含沧桑,甚至面目黧黑、衣饰粗犷的糙

汉。这般形貌正是西北大汉的写照,刚直耿介,洒脱不羁,骨子里还有着倔强执拗和十足的自信,任你风吹雨打,我自岿然不动,认准了一件事就坚定不移地做下去。这份决然中不计一切的坚毅,是粗糙如胡杨,深沉亦如胡杨的西北人的品性。

活着昂首一千年,死后挺立一千年,倒下不朽一千年,这是胡杨三千年的传说,更是它所具有的精神——顽强坚贞。大西北人喜爱胡杨、崇拜胡杨,在西北有众多的人用“胡杨”或者“大漠胡杨”来做网名,从中就可见一斑了。还有人将胡杨的坚贞品格赋予爱情的美好寓意,认为它一生都在追逐水的足迹,沙漠中的河流无论如何改道变迁,胡杨都始终相伴相随,永远不会退缩,永远不会放弃。

胡杨是随着青藏高原隆起而出现的古老树种,十分珍贵,可以和有“植物活



战友(中国画)

马国旗作



长征

第5545期